

## 《麻衣相法》版本初探

梁 偉 賢\*

### 摘 要

《麻衣相法》是中國古代相書中最知名的著作，備受尊崇。然而關於它的編纂時代和編者，一直是個謎題。筆者從《明史》〈藝文志〉的一筆資料出發，搜索各種文集、目錄、墓誌銘、史傳等等，將其中零散的資料，相互串連、推論，考證出《麻衣相法》初版的年代、地點，以及編纂者——鮑栗之的真名和生平大略。

釐清了出版年代和編者的真相，除了還原鮑栗之的編纂之功，還能凸顯《麻衣相法》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關於明朝以後相術、相書史的研究，遂有了可靠的中心點。一些疑難，諸如：《麻衣相法》何以如此受到重視、各種版本的互涉與先後問題、《神相全編》的由來等等，也有可合理解釋之依憑。

**關鍵詞：**麻衣相法、相術、相書、鮑栗之、神相全編

### 一、前 言

歷朝歷代，上自帝皇，下至平民，從生子、嫁女、立嗣、交友、選才、內政、軍事、外交，凡需「識人」之處，無不有相人之術。有相術則有相書。關於相書之記載始於漢朝，歷經時代層疊，成為篇卷龐大的著作。宋朝之後，由於種種條件成熟，各式巧立名目、談論高妙的相書，日益繁多，其中以《麻

---

2015 年 8 月 10 日收稿，2016 年 4 月 29 日修訂完成，2016 年 11 月 17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衣相法》最爲有名，是相書經典中之經典，相者樂以「麻衣」自號，世人也以「麻衣」代稱相術。

《麻衣相法》爲衆所推崇，<sup>1</sup> 影響力極大，如創作於萬曆年間的《金瓶梅》，在第二十九回有這樣的對話：

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道那幾家相法？」  
 神仙道：「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壬神課。」……  
 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便道：「先生，你相我面如何？」神仙道：「請尊容轉正。」西門慶把座兒掇了一掇。神仙相道：「夫相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往。吾觀官人：頭圓項短，定為享福之人；體健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高聳，一生衣祿無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此幾樁兒好處。還有幾樁不足之處，貧道不敢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請官人走兩步看。」西門慶真個走了幾步。神仙道：「你行如擺柳，必主傷妻；若無刑克，必損其身。妻宮克過方好。」<sup>2</sup>

這段神奇相術的對話，雖出自小說的安排，但道士自稱他所說的相法，就是《麻衣相法》，可見當時此書一定非常流行，讓作者將之寫入小說。在衆多相書之中，《麻衣相法》不但最有名、最爲人推崇，而且版本衆多、流傳極廣，更凸顯它重要的地位。明人程敏政〈麻衣相法序〉云：「惜漢以來古相人之書多亡，而世獨知所謂麻衣者，吾固不能無憾焉。」<sup>3</sup> 可見到了明初，相書多已亡佚，而世人獨宗麻衣。故知《麻衣相法》實有承先啓後的地位，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術數典籍之一。

如此重要的一本書，世人對於本書的種種細節，卻所知甚少。相關相書往往簡單交代過去，說不出個清楚的脈絡出來。<sup>4</sup> 究竟此書的編者是誰？編

1 如黃遵憲〈番客篇〉云：「相法推《麻衣》，推命本《硃祿》。」見清·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632。

2 明·笑笑生，《繡像金瓶梅詞話》（臺北：雪山圖書公司，1993），頁 422。

3 見明·程敏政，〈麻衣相法序〉，《篁墩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23，頁 1252-403。

4 如謝路軍、董沛文，《中國古代相術》（臺北：九州出版社，2008），頁 55：「北宋初年，有一位麻衣道者，現在流傳甚廣的《麻衣相法》相傳就是他寫的。」陳興仁，《神秘的相術——中國古代體相法研究與批判》（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頁 53：

於何時？有哪些版本？為何能一直流傳不衰？這都是前人未曾研究，而有待釐清的大問題。

## 二、《明史》關於《麻衣相法》之記載

相書實有一源遠流長之發展。相術在春秋時代初見端倪，然當時尚未有相書。到了漢朝，相術已發展得相當成熟，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皆有能相之人，而且還出現了專業的相士。然而關於「相書」的記載，卻一直到東漢的《漢書》才出現：

始霸（黃霸）少為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杜陵。<sup>5</sup>

此相書是何書？未見其名。以漢代相術之普及，相書之出現，當更早於此時，只是史料闕如，無從得知。但相書在漢代，應已發展出相當有體系的理論，足以成書。班固編輯《漢書》〈藝文志〉，乃將相書納入「術數略」的「形法」：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sup>6</sup>

形法，即「形之法」，指的是從城郭、室舍的「形勢」，人和六畜骨法的度數，和器物之形容，去看出其「聲氣、貴賤、吉凶」。「勢、度數、形容」為看相之方法，「聲氣、貴賤、吉凶」為看相之目的。附列形法之書有：

《山海經》十三篇。

《國朝》七卷。

《宮宅地形》二十卷。

《相人》二十四卷。

---

「在相術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麻衣神相全編》，此書簡稱《麻衣神相》、《麻衣相法》，或稱《麻衣先生神相編》，簡稱《麻衣相》，顧名思義，這部書傳說為麻衣道者所作，是麻衣道者對相術的重要貢獻。」各家出版的《麻衣相法》，著者皆標「宋·麻衣道者」、「五代·麻衣道者」，可見《麻衣相法》一書為麻衣道者所著，乃是共識。

5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卷 89〈循吏傳〉，頁 3635。

6 漢·班固，《漢書》，卷 30〈藝文志〉，頁 1775。

《相寶劍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八卷。<sup>7</sup>

這是史書上第一部相人書籍的記載。本書不傳，作者亦不知為誰。《相人》之卷數多達二十四卷，可見到了《漢書》的年代，相書已有相當規模。雖然本書失傳，但《漢書》〈藝文志〉為相術、相書的範疇，設下了「形法」之定義，影響深遠。

第二部歸納相書書目的史籍為《隋書》。從《漢書》到《隋書》，歷時五百餘年，屢經戰亂，諸書或焚於火，或浸於水，或遭毀奪，靡有孑遺。在這麼艱難的情況之下，竟也留下不少相書。這一段時間最重要的相書，就是《相經》和《相書》。《隋書》〈經籍志〉載：

《相書》四十六卷。

《相經要錄》二卷，蕭吉撰。

《相經》三十卷，鍾武隸撰。

《相書》十一卷。

樊、許、唐氏《武王相書》一卷。

《雜相書》九卷。

《相書圖》七卷，亡。

《相手板經》六卷。

梁《相手板經》。<sup>8</sup>

諸書大抵失傳。其中《相書》四十六卷和《相經》三十卷，應有相當分量。可惜這兩部相術的重要著作竟然失傳，連隋朝人蕭吉所作的《相經要錄》也一併不存，實是相術研究者莫大的遺憾。相較於前代，此時出現了專人專著、甚至合著的相書；相手板也自成一經，可見掌相的理論也發展到相當的程度了。

六朝的相書之發展過程，由於書皆失傳，難以得知其具體演變。雖有史書、《世說新語》、《人物志》等側面呈現出相人之發達，然這些書終究不是術數類的相書。<sup>9</sup>不過唐玄宗時人趙蕤所著的《反經》（又名《長短經》），卻可

7 漢·班固，《漢書》，卷 30〈藝文志〉，頁 1775。

8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34〈經籍志〉，頁 1039。

9 劉邵《人物志》雖類相人，然其目的是「官人」，乃是相其人以知其體質、個性、能

大致讓我們窺得相術長期以來發展的成果。《長短經》有〈察相〉一篇，專論相術，其前段鋪排各種先秦以來各種史書關於相術的記載，後段則整理一些當代流傳的相法概念，而在敘述這些相法同時，又徵引古代史書所記載的相事為證。又李筌所著兵書有《太白陰經》〈人謀·鑿人〉，也記了一千多字之相術。然兩書都僅是摘錄相術之說，無法見到真正相書的成書架構。

中國雕版印刷術發明於唐代，盛行於宋代，各種書籍大量發行於世，相書亦不例外。我們從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和《宋史》〈藝文志〉的記載，就知道這時的相書出版有多麼蓬勃，《通志》所載相書多達七十三種，《宋史》亦載三十數種。綜觀書名，如《玄珠囊骨法》、《秘術骨法圖》、《通真神相訣》等都非常炫目而引人，與前代只用單調書名如「相書」、「相經」之類大不相同。在印刷術發達的影響之下，書市大行，相書行銷於坊間，必須取一個奪目而神祕的書名，方能吸引買客，與今日書市之行銷方式類同。

雖然《通志》與《宋史》記載的大部分相書都已經失傳，還是留下了兩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月波洞中記》和《玉管照神局》。明初編《永樂大典》收錄的宋元四大相書，此二本亦收錄在內：

- 《月波洞中記》二卷。
- 《玉管照神局》三卷。
- 《太清神鑿》六卷。
- 《人倫大統賦》一卷。<sup>10</sup>

這四部後又被《四庫全書》收錄。四大相書影響後世深遠，它們保留了宋代及前代的相術成果，彌足珍貴。特別是《月波洞中記》、《玉管照神局》和《太清神鑿》，除了體系完整之外，還收錄了許多散篇，對保留相學著作，貢獻非

---

力、優缺點等，推斷出其適合之「流業」，與相術的「形法」以了解個人之聲氣、貴賤、吉凶的目的，大有不同。「官人」一系，承自於《禮記》〈文王官人〉、《晏子春秋》等書觀人、授職、徵驗之方法。《長短經》說《人物志》的理論時，在〈知人〉篇；論相術時，卻在〈察相〉篇，互不相混。清代人編《古今圖書集成》，官人屬〈理學彙編·學行典〉，相書則屬〈博物彙編·藝術典〉，可見兩者之間的分別，自古有之。

10 「月波洞中記一卷。……惟永樂大典。所載尚存。……太清神鑿六卷，永樂大典本……玉管照神局二卷。……此本為永樂大典所載。……人倫大統賦一冊。亦不著撰人姓名。惟永樂大典所載。」見清·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09〈子部·術數類二〉，頁 2263-2265。

凡。

宋元發達起來的相書，到了明代已多散亂。相對於《宋史》〈藝文志〉超過三十部的記載，《明史》〈藝文志〉只有三部：

袁忠徹《古今識鑑》八卷。

鮑栗之《麻衣相法》七卷。

李廷湘《人相編》十二卷。<sup>11</sup>

袁忠徹即袁珙之子。明代最著名的相師，莫過於袁珙父子。袁珙自號柳莊居士，有《柳莊集》。《柳莊集》失傳，後來流傳甚廣的相書《柳莊相法》，可能是託名所作。

袁忠徹，字靜思。幼傳父術。從父謁燕王，王宴北平諸文武，使忠徹相之。忠徹謂：「都督宋忠面方耳大，身短氣浮，布政使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都指揮謝貴擁腫蚤肥而氣短，都督耿璫顴骨插鬚，色如飛火，僉都御史景清身短聲雄，於法皆當刑死。」王大喜，起兵意益決。後來燕王為帝，是為明成祖，即召授鴻臚寺序班，賜賚甚厚。<sup>12</sup>

成祖屏退左右，密問文武大臣的禍福，無不應驗。因此袁忠徹官越做越大。他甚至預言了漢王謀反的事。相王文，謂「面無人色，法曰瀝血頭」；相于謙，謂「目常上視，法曰望刀眼」，後果如其言。然性陰險，不如其父，與群臣有隙，即緣相法於上前齟齬之。頗好讀書，傳記其所著有《人相大成》及《鳳池吟稿》、《符臺外集》。《明史》〈藝文志〉又記「袁忠徹《古今識鑑》八卷」。<sup>13</sup>

至於李廷湘，則不知為誰也。《明史》所列三部相書，唯《人相編》一書

11 見清·張廷玉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98〈藝文志三〉，頁 2443。

12 見清·張廷玉編，《明史》，卷 299〈袁忠徹傳〉，頁 7643。

13 今所流傳之《古今識鑑》為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所錄上自三皇，下迄明代，又自作〈象人賦〉一首附之。夫相術精微，心傳神會，捃拾典故，僅得其粗。且其編次體例，頗嫌淆混。如以季友、老聃以上屬之三代，以孔子、顏、曾而下係之列國，殊為強生分別。至宓戲蛇身人首，神農人身牛首諸說，緯書妄記，本屬荒唐，亦併列之，尤失持擇。若乃文君臉似芙蓉，眉如遠山，亦入相法，則幾於笑具矣。」見清·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11，頁 946。此評頗輕之，然它畢竟收錄了許多書中的人相資料，有其可貴之處。

不傳。清代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卷 13 載「李廷湘《人相編》十二卷」，<sup>14</sup>可見本書在清初仍存，現竟失傳，甚為可惜。

《明史》這一則「鮑栗之《麻衣相法》七卷」，是史上第一則、也是《明史》內唯一一則關於《麻衣相法》及其編者的記載。鮑栗之和李廷湘皆無生平記載，不知其生平為人，遑論此書之成書過程。以下考察鮑栗之及其《麻衣相法》。

### 三、《麻衣相法》之初版

從各種史料與散存的相術論著可知，中國相人術在唐宋時期已相當成熟，甚至因為印刷術的發達，刊印成書，琳瑯滿目，流傳興盛。然而到了元代，由於著述和刻書的管理非常嚴格，相書的流傳由興盛轉入衰微。元代刑法中明文規定：「凡以邪說左道誣民惑眾者，禁之，違者重罪之。」<sup>15</sup>而刻書更要經過逐級批准才能出版。明代陸容《菽園雜記》卷 10 云：「嘗愛元人刻書，必經中書省看過，下所司，乃許刻印。」<sup>16</sup>清代蔡澄《雞窗叢話》亦說：「先輩云，元時人刻書極難，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則其地之紳士呈詞於學使。學使以為不可刻則已，如可，學使備文咨部。部議以為可，則刊板行世，不可則止。故元人著作之存於今者，皆可傳也。」<sup>17</sup>如此嚴格的出版管制，「主要是出於對知識分子的防範之心，結果使得很多非常有價值的書，因為不符合政府的口味，失去了出版的機會，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流傳的機會。」<sup>18</sup>相書一來可能被認為是「邪說左道，誣民惑眾」，而缺乏出版的機會；二來，出版管制如此嚴格，難之又難。加上元末的戰亂，可能又因此亡佚不少。

明朝學者程敏政云：「惜漢以來古相人之書多亡，而世獨知所謂麻衣者，吾固不能無憾焉。」可知當時「漢以來古相人之書」確實散佚得相當嚴重，

14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卷 13，頁 70。

15 明·宋濂等，《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 105〈刑法志〉，頁 2684。

16 明·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29。

17 清·蔡澄，《雞窗叢話》，《筆記小說大觀》第 39 編第 6 冊（臺北：新興書局，1986），頁 527。

18 趙前，《明代版刻圖典》（臺北：文物出版社，2008），頁 4。

很多著作連作者是誰也不知道。然而這種惡劣的情況，卻意外造就了《麻衣相法》之興盛。

### (一) 關於《麻衣相法》之作者

程敏政的〈麻衣相法序〉云：「相人書有〈石室賦〉、〈金鎖賦〉、〈銀匙歌〉諸篇，相傳以為麻衣所著也。好事者從而習之，試之多中，由是益相與喜其術、誦其說而師其人焉。……以麻衣之書散出無統，集而刊之，凡他說之有涉於相人者，又取附之。」<sup>19</sup> 鄒文耀也有類似的說法：「傳說宋朝麻衣道者曾撰寫〈石室神異賦〉、〈金鎖賦〉、〈銀匙歌〉。後人編書，採此三篇，錄入其他各家相說，總名為『麻衣相法』。」<sup>20</sup> 可見《麻衣相法》，是由所謂麻衣道者所作的〈石室神異賦〉、〈金鎖賦〉、〈銀匙歌〉，加上「他說」集合而成書。

這三篇文章是否成於宋代？麻衣道者何人？是否確實曾著作這三篇文章？不可考也。但關於麻衣道者精於相術，卻有相關的記載：

錢文僖公若水，少時謁陳搏求相骨法，陳戒曰：「過半月，請子卻來。」錢如期而往，至則邀入山齋地爐中。一老僧擁壞衲瞑目附火於爐旁。錢揖之，其僧開目微應，無遇待之禮。錢頗慊之。三人者嘿坐持久，陳發語問曰：「如何？」僧擺頭曰：「無此等骨。」既而錢公先起，陳戒之曰：「子三兩日卻來。」錢曰：「唯。」後如期謁之，搏曰：「吾始見子神觀清粹，謂子可學神仙，有升舉之分，然見之未精，不敢奉許，特召此僧決之。渠言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爾。」錢問曰：「其僧者何人？」曰：「麻衣道者。」<sup>21</sup>

可見麻衣道者，不是道士，卻是和尚。《佛祖統記》卷 43 云：「處士陳搏受易於麻衣道者，得所述《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歷詆先儒之失，搏始為之注，及受河圖洛書之訣，發易道之秘。」<sup>22</sup> 傳說中他還是陳搏的師父，因此其活動的年代應在五代與宋初之時。從五代至元朝的相書並無著錄麻衣的著作，《宋史》〈藝文志〉雖載有《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未見其有相書；鄭樵

19 見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23，頁 1252-403。

20 鄒文耀，《麻衣相法考證》（高雄：大亞出版社，1971），頁 1。

21 見宋·文瑩，《湘山野錄》卷下（《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39。

22 宋·釋志磐，《佛祖統記》，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9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 395-3。

《通志》所載相書多達七十三種，《宋史》亦載三十數種，卻無一種以「麻衣」為名。甚至宋朝流傳下來的《月波洞中記》和《玉管照神局》，也沒有與麻衣相關的篇章。一直到明朝才有《麻衣相法》的記載。<sup>23</sup> 可以合理推測，所謂「相人書有〈石室賦〉、〈金鎖賦〉、〈銀匙歌〉諸篇相傳，以為麻衣所著也」云云，偽託的可能比較大。無他，宋儒皆宗陳搏，而麻衣又是陳搏之師，尊他為祖師爺，有助於提高自己行業的地位也。基於史料，《麻衣相法》非編於宋代，應該是肯定的事。

## (二)《麻衣相法》之初編者與出版者

既然《麻衣相法》非宋朝的作品，那它是在甚麼時候出現的呢？《明史》〈藝文志〉載有「鮑栗之《麻衣相法》七卷」。現今習見的版本（以下稱「今本」），是由陸位崇校編、金陵唐鯉耀刊印。

陸位崇不知何許人也，諸書不見記載，關於其個人詳情，幾近無跡可尋。雖為校編者，他卻連個「序」都沒留下。目前留傳的今本，其序註明是「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學士經筵講官協修倪岳書」，是明朝的倪岳所寫。序云：

相人之術，古矣。孔孟觀人之法著於《論》、《孟》者，豈無權輿？然人之吉凶壽夭、富貴貧賤，盡係於相者，非也。吉凶壽夭、富貴貧賤不係於相者，亦非也。相有定理，而相之者不能盡窮也。不能盡窮之，見而苟同如此者吉，如此者壽夭富貴貧賤也，豈能皆中哉！究之，相，外也，心，內也，所以聖賢言心不言相，若曰凶，人言其吉；吉，人言其凶，相焉足知之哉！然則是書，學者不可以不知也，不可以盡非也，亦不可以深泥也，是為序。<sup>24</sup>

23 除程敏政《篁墩文集》有〈麻衣相法序〉之外，明·晁瑛（？-1560），《晁氏寶文堂書目》〈陰陽〉（《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卷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678，載有「麻衣相法」；明·祁承燦（1563-1628），《澹生堂藏書目》〈子部三〉（《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9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7，載有「麻衣相法一卷」。三氏皆明代人，三書皆明代之書。

24 明·陸位崇校編，《新刊校正增釋合併麻衣先生人相編》（《故宮珍本叢刊》第424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頁2。此版本為光緒壬午年（1882）刊印，是目前找到年代最早、並且內容最完整的今本，目前市面上的《麻衣相法》，結構和分卷多與此本相同。

通常序文會說明編者編輯本書的動機、意向、方法、本書的精神等等，然而這篇序文我們看不到這些，從內容來看，更像是一篇關於相術的泛論。然則倪岳是否為與陸位崇同時或更早的編者？從序文來看，似乎不像，而寫序也不代表他就是編者本人。

今本記明陸位崇「校編」，而《明史》卻記載「鮑栗之《麻衣相法》七卷」。校編者，校正、編輯也，則此書應更有原本，方能有「校編」之說。而今本既題「重刊校正」，更可見有原本，方能「重刊」。那麼這位鮑栗之又是誰呢？筆者根據這條線索追蹤，發現明人程敏政的《篁墩文集》中有多首詩作，皆提及「鮑栗之」。如：

〈題鮑栗之通判所藏四景牛〉

遠桃舒淺紅，獨柳蔭餘綠。烏犍何從來？駢首度川曲。春波浩沄沄，好雨夜初足。憐此畊力疲，田翁能羈束。

山櫛葉如斗，負此大石傍。犂兮喘何急？徙倚南風涼。子牛卧弗起，似戀青草長。安得伴樵牧，留連至斜陽。

農事早登場，散牧清溪滸。迎風或長鳴，已忘力田苦。出門認紅樹，對岸饒青莽。日晚欲收欄，橫吹隔深塢。

晏歲風霜多，朔氣動墟落。畏寒老穀觶，引犢屢前却。靄靄向陽坡，梅花點放萼。養力待春來，郊原事東作。<sup>25</sup>

〈瓜州遇同年鮑栗之通判二絕〉

滿路人稱鮑叔賢，一尊相見暮江邊。長安陌上看花處，回首春風十四年。楚山如畫水如藍，鄉思紛紛漸不堪。今夜瓜州灘上宿，便從江北夢江南。<sup>26</sup>

〈賦瓊花時與楊成玉太守鮑栗之同知<sup>27</sup>飲無雙亭作〉

仙姬謫墮偶成叢，江北淮南淑氣通。天上有容爭玉雪，人間無地著青紅。

25 作於成化丁酉年間（成化十四年，1478），其時程敏政 32 歲。見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65，頁 1253-432。

26 作於成化乙亥春（成化十五年，1479），見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68，頁 1253-470。瓜州在長江北岸，揚州南郊，即今揚州市南部長江邊，為長江古渡口。

27 《明史》，〈職官志四〉云：「府。知府一人，正四品同知……同知、通判分掌清軍、巡捕、管糧、治農、水利、屯田、牧馬等事。」見清·張廷玉編，《明史》，〈職官志四〉，頁 1849。

野塘逼路魚吹絮，古廟依林鳥喚風。不盡閒花傾國恨，蕪城斜日舊離宮。<sup>28</sup>

〈四仙圖為栗之題〉

不見升天翼，冷然解御風。當時觀水趣，可與仲尼同。  
七賢何代士，同作過關人。或是逃名者，聯翩起避秦。  
東海如清淺，蟠桃更熟無？誰於天際路，飛鳥見雙鳧？  
仙奕心難靜，經年事手談。倚門千古恨，誰似爛柯慙。<sup>29</sup>

〈寄揚州揚成玉太守鮑栗之同知〉

后土祠前約看花，北來寺口醉呼茶。別時已隔路千里，夢覺長驚天一涯。  
大府衣冠渾得意，上京炊爨乍成家。題詩無限停雲意，南國西風雁影斜。<sup>30</sup>

關於這位鮑栗之，從以上的詩作可以推斷出：

1. 他在揚州任職，至少在程敏政的詩文中，他從成化十四年至成化十九年都在揚州，而且曾從通判升到同知。<sup>31</sup>
2. 他在揚州頗有名聲，可能以才學或德行聞名，以至於「滿路人稱鮑叔賢」。
3. 他們認識很早，從程敏政稱鮑栗之為「同年」，「長安陌上看花處，<sup>32</sup>回首春風十四年。」他們是同科進士。程氏在成化二年登科，詩作於成化十六年，正好十四年。
4. 從程氏稱呼他的語氣來看，他們應該年紀相差不大。
5. 他們交情甚篤。而且是雅興之友，常常一起賞畫、賞花、做詩。
6. 他的才華頗高。《明史》〈程敏政傳〉說「敏政，名臣子，才高負文學，常俯視儕偶，頗為人所疾。」<sup>33</sup>他卻跟鮑栗之如此接近，可見鮑必有相當學問。

那麼鮑栗之的「名」到底是甚麼呢？筆者從「同年」這一筆資料追蹤。

28 作於成化癸卯（成化十九年，1483），見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72，頁 1253-524。

29 作於成化癸卯（成化十九年，1483），見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72，頁 1253-522。

30 見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73，頁 1253-532。

31 正五品官。《明史》云：「同知，正五品，通判無定員，正六品。」見清·張廷玉編，《明史》，卷 75〈職官志四〉，頁 1849。

32 唐孟郊有〈登科後〉詩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見韓泉欣，《孟郊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卷 3，頁 126。

33 見清·張廷玉編，《明史》，卷 286〈程敏政傳〉，頁 7343。

程敏政是成化二年（1466）進士及第，鮑栗之是與之同榜的同年，查當年的榜單，只有一個人姓鮑，是第二甲進士第 22 名（共 98 名），名叫「鮑克寬」。<sup>34</sup> 名寬，是否有可能「字栗之」呢？《尚書》〈舜典〉：「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sup>35</sup> 蓋有經典之依據也。

正史中有沒有鮑克寬的相關資料呢？《明史》〈列傳六十五〉：「（成化）三年冬，……帝以秉徇私變法，負任使，落秉太子少保致仕。所連鮑克寬、李冲調外任。」從〈李秉傳〉所述我們可以知道，鮑克寬曾支持並參與了李秉對吏部的改革。李秉雖被黜退，然「誠心直道，夷險一節，與王竑並負重望。家居二十年，中外薦疏十餘上，竟不起。」<sup>36</sup> 鮑克寬雖為所連，然參與李秉同行，人格亦當正直。

再搜尋基本古籍資料庫，<sup>37</sup> 關於鮑克寬的資料有：

1. 明·陸欽《（嘉靖）山東通志》（明嘉靖刻本）卷 17：「（兗州府）【成化丙戌科】鮑克寬，兗州衛人，任同知。」成化丙戌，即成化二年也。
2. 明·胡謐《（成化）山西通志》（民國二十二年景鈔明成化十一年刻本）卷 8 謂：「鮑克寬，直隸壽州人，<sup>38</sup> 由進士除戶部主事，成化六年除大同府通判。凡克恭見諸州。」
3.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記成化十年揚州治水：「十年春二月，撤羅泗橋，建通江、通濟、嚮水、裏河口四閘。○六月四閘成，「今閘開以濟其五姓，年裏河水溢決岸倒，修費椿草，動輒千萬。今遇漲開不傷田稼，以此五利可利天下，豈浮言水過鹽之足慮哉？且禁革以來，上可其奏，得夏潮開運，冬涸封閉，以為常倖。鮑克寬由地官主事來，恐泯其興造，月乃伐石，遣史過金陵請記。」
4. 明·黃訓《名臣經濟錄》卷 51 工部，王璵，〈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34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2461。

35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頁 122。

36 清·張廷玉編，《明史》，卷 177 〈李秉傳〉，頁 4712-4713。

37 劉俊文總纂，「中國基本古籍庫 V7.0」（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

38 鮑氏祖籍為直隸壽州，因其伯祖父鮑葵調職於兗州，故鮑氏又以兗州為籍。參見李恆法、解英華編，〈懷遠將軍鮑珣墓誌銘〉，《濟寧歷代墓誌銘》（濟南：齊魯書社，2011），頁 66。

凡有益於河者無不為之，經始於丁酉<sup>39</sup>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通判鮑克寬具事顛末來請記。予嘗考之吳城邦溝，訪於《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遷史。唐漕江淮撤開置堰，宋至紹興易堰以閘，則漕河之出於揚境者最為切要。」

成化十年至十三年，鮑克寬已在揚州通判任上。對照程敏政的詩與鮑栗之的年代，出現在成化十三年至十六年，則這位鮑克寬，應該就是鮑栗之。從以上的資料，我們可以編排出鮑栗之在成化年間的時間線：成化二年，鮑克寬登第，除戶部主事。成化三年，為李秉所連而遭到外放。成化六年，除山西大同府通判。成化十年，任揚州通判。成化十九年，已升任揚州同知。

自此之後，就找不到鮑氏的資料了，程敏政從成化十九年起也沒有了關於他的詩文。到底最後他是又被派遣他處，與程敏政失聯呢？或是交情破裂？還是竟然去世了？文獻不足，不能徵之。

再沿著「鮑克寬，兗州衛人」這條線索，搜尋兗州的相關資料，以及鮑氏的宗譜，赫然發現：

1. 鮑克寬之父為鮑珣，字廷璽，生於永樂七年（1409）。他「輔佐藩府小心慎密，懷撫士校甚有恩，兗郡中軍民無大小咸畏之若神明」，<sup>40</sup>威望相當高。由於鮑珣的政績突出，聲望素著，魯王向朝廷舉薦，授勳懷遠將軍。
2. 鮑珣生有五子：「長克恭，以天順己卯（1459）鄉貢進士任山西霍州知州，後襲指揮，舉將材，兵部會議在第一等。次克寬，以成化丙戌（1466）進士任戶部主事，出為揚州府同知。次克信，以太學生任山西繁峙縣學訓導。次即公（克敏）。次克惠，嘗發粟賑饑，例授承事郎。公，生有美質，在髫卯時，即知謹禮，尚義如成人。」<sup>41</sup>因此可知鮑栗之名「克寬」，乃是因為鮑珣按照《論語》〈陽貨〉裡孔子說的「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39 丁酉即明憲宗成化十三年，見萬國鼎編，萬斯年、陳夢家補訂，《中國歷史紀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78），頁 52。

40 見李恆法、解英華編，〈懷遠將軍鮑珣墓誌銘〉，《濟寧歷代墓誌銘》，頁 66。

41 出自鮑克敏的墓誌銘，未與其父兄同載於《濟寧歷代墓誌銘》，而見於鮑氏家族之網站，鮑氏文網，<http://z.2003y.net/131417/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1573>（2016.11.30 上網檢索）。鮑克敏（1447-1499），字行之，兗州人，生於正統（丁卯）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卒於弘治（己未）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得壽五十有三。死後葬於兗州城西。墓誌銘拓文現藏於山東鄆城縣箕山鮑莊。

的「恭、寬、信、敏、惠」來給兒子取名。

3. 〈懷遠將軍鮑珣墓誌銘〉云：「次克寬，第進士，任戶部主事，調大同通判，學行郁然，娶孔氏儀賓希恭女，繼魏氏，又周氏，皆指揮女也。」<sup>42</sup>

大哥鮑克恭的生年不詳，鮑克寬為二哥，其三弟鮑克信生於 1442 年，<sup>43</sup>因此鮑克寬至遲不會晚於 1442 年出生。程敏政出生於 1445 年。從程敏政對他的稱呼與親暱，略可推斷他們年齡應該相差不遠。然則，鮑克寬的出生年大概略早於 1442 年。

由以上我們知道，這位《明史》所載《麻衣相法》的編者，姓鮑名克寬，字栗之，直隸壽州人，居兗州。他來自名門望族，在家行二。「學行郁然」，是一位有學問、有品德的人。科考二甲二十二名，當過戶部主事。然仕途坎坷，為人牽連，在地方任上克盡職責，治水有功，因此揚州「滿路人稱鮑叔賢」，又「恐泯其興造，月乃伐石，遣史過金陵請記」，讓治理白塔河一事記下他一筆功勞。他頗具雅興，家中有藏畫「四景牛」和「四仙圖」，且是程敏政相當推崇的好友。然是否措意相術，則未見記載。

程敏政（1446.1.7-1499.7.11），10 歲時，以神童被薦入朝，由皇帝下詔，就讀於翰林院，成化二年（1466）中一甲二名進士。成化五年，同考禮部貢舉。二十三年，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弘治元年（1488），同修《憲宗實錄》兼侍文華殿講讀。七年，升太常寺卿兼侍講學士，掌院事。十一年，擢禮部右侍郎，任《大明會典》副總裁，專掌內閣誥敕。足見在當時，程敏政是個有權力、且有影響力的人物。他的文名頗盛，《明史》〈文苑傳〉說：「翰林中，學問該博稱敏政，文章古雅稱李東陽，性行真純稱陳音，各為一時冠。」<sup>44</sup>

程敏政多才，亦是有名的藏書家和刻書家。明末姜紹書指出：

昭代藏書之家，亦時聚時散，不能悉考。就其著述之富者，可以類推。時則有若：宋文憲濂，劉誠意基，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恪鏊，吳文定寬，史明古鑿，陸文裕深，程篁墩敏政……以上諸公，皆當世名儒，

42 李恆法、解英華編，〈懷遠將軍鮑珣墓誌銘〉，《濟寧歷代墓誌銘》，頁 68。

43 「鮑克信（1442-1506）」。見李恆法、解英華編，〈儒學訓導鮑克信墓誌銘〉，《濟寧歷代墓誌銘》，頁 80。

44 清·張廷玉編，《明史》，卷 286 〈文苑傳〉，頁 7343。

翱翔藝苑，含英咀華，尚論千古，其所儲典籍，縱未必有張茂先之三十乘，金樓子之八萬卷，然學海詞源，博綜有自，亦可見其插架之多矣。<sup>45</sup>

其中程篁墩敏政，就是休寧的程敏政。休寧屬徽州，徽州本是宋朝以來刻書之重鎮之一。程敏政在著述、編輯、刻印方面，「自纂的有：《篁墩文集》、《宋紀受終考》、《詠史詩選》、《宋遺民錄》、《心經附注》、《新安程氏統宗世譜》、《休寧縣志》。編輯的有：《新安文獻志》、《道一編》、《明文衡》、《詠史集解》、《唐氏三先生集》。刻印的圖書，除自纂和編輯的部分書外，還有：宋真德秀《心經附注》、吳儼《竹洲集》、汪應辰《汪文定集》、范祖禹《范太史集》。元汪克寬《禮經補逸》、吳澄《儀禮逸經》、敖繼公《儀禮集說》、唐元《筠軒集》。明李賢《李古穰集》、唐桂芳《白雲集》、唐文鳳《梧岡集》、程章輯《明良慶會錄》等」，<sup>46</sup> 堪稱貢獻非凡。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23 赫然亦有一篇〈麻衣相法序〉。《篁墩文集》大抵嚴謹地按照時間先後來排列程敏政的文章詩作，〈麻衣相法序〉之前的文章，有標明日期的的是作於成化己亥（十五年）的〈壽封刑科給事中怡菴楊先生八十序〉，<sup>47</sup> 之後有標明日期的文章是〈諫議遺芳序〉，作於成化壬寅（十八年）。<sup>48</sup> 因此〈麻衣相法序〉，甚至是《麻衣相法》的出版時間，應該就在成化十五到十八年之間。

〈麻衣相法序〉與〈諫議遺芳序〉中間只隔了一篇〈雪心賦句解序〉，與〈壽封刑科給事中怡菴楊先生八十序〉之間卻夾了九篇文章。〈麻衣相法序〉

45 見明·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上（《叢書集成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明賢著述〉，頁 2。

46 張健，〈論明代徽州文獻學家程敏政〉，《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1.5（2003.9）：515。

47 〈壽封刑科給事中怡菴楊先生八十序〉：「成化己亥六月二十有三日，實先生初度之辰，於是年八十矣。凡納交貫之者，多作為歌詩以壽先生。」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22，頁 1252-393。

48 〈諫議遺芳序〉云：「歲壬寅，家居之暇，又親至問政山，訪其葬處。」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23，頁 1252-405。其下一篇文章是〈新安程氏統宗世譜序〉：「成化壬寅春，先公之服既除，乃發書以告諸宗人。諸宗人是之，各以其譜來會，理滂伐舛，將六踰月，始克成編。」卷 23，頁 1252-406。又〈蓀溪程氏族譜序〉：「始成化壬寅歲，予作《統宗世譜》二十卷。」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34，頁 1252-599。可見《新安程氏統宗世譜》是在成化壬寅（成化十八年，1482）完成。

的寫作時間，應該極近成化十八年，而遠於成化十五年。可以大膽推斷，《麻衣相法》的出版日期，應該就在成化十七年至十八年之間。

至於出版地點。在撰寫〈麻衣相法序〉前後，程敏政還寫了〈重訂丹溪心法序〉和〈雪心賦句解序〉。<sup>49</sup> 國家圖書館藏有明成化間（1465-1487）新安謝子期原刊本的《雪心賦句解》。<sup>50</sup> 新安在徽州歙縣，而程敏政是歙縣篁墩人，而且在成化十五年到十九年間，程敏政因為「抱憂」而住在新安，成化十九年才回京。<sup>51</sup> 所以他為新安刊本《雪心賦句解》作序，乃順理成章。由於〈雪心賦句解序〉就緊接在〈麻衣相法序〉之後，程敏政為《雪心賦句解》寫序，而就在新安出版，不排除《麻衣相法》也遵循這個模式。所以《麻衣相法》的出版地點，也可能就在新安。當然，寫序之人與出版之地未必有關，也有可能程敏政只寫序，而鮑克寬在揚州出版。

細審程氏〈麻衣相法序〉，曰：

近世相人之法多宗麻衣。麻衣者，初不知其姓字，亦若鬼谷、鶡冠之流，蓋隱者也。或又傳其嘗以《易》授陳希夷，希夷之後有康節。邵子意麻衣之學殆不止於相人，相人豈其一事邪？相人書有〈石室賦〉、〈金鎖賦〉、〈銀匙歌〉諸篇相傳，以為麻衣所著也。好事者從而習之，試之多中，由是益相與喜其術、誦其說而師其人焉。

昔荀卿子著〈非相〉之篇，相若可非也。然余考之，世未有無理之器，亦未有無器之理。日月星辰之象乎天，山川草木之形乎地，耳目口鼻之貌乎人，器也，而有理存焉，不可以弗察也。班固〈藝文志〉占天為一類，相地與人為一類，其知此夫。蓋占天之災祥與相地之吉凶，相人之死生窮通，據其所已然而得其所未然，使人慎修弭、審趨避而安義命，豈非窮理格物之學哉？非相，非也。

吾友揚州同守鮑君栗之，以明經登上第而兼通諸家。以麻衣之書散出無統，集而刊之，凡他說之有涉於相人者，又取附之，其有意於窮理格物之

49 前者為醫書，後者為風水地理書，可見他對於醫卜星相之學頗有涉獵。

50 「國家圖書館古籍影像檢索資料庫」網站，[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0691dd3b7e794c24a11ec267838e5f0bfDc00TA00&page=&whereString=ICYgIu mbquW\\_g-izpuWPpeinoyIg0&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HasImage](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0691dd3b7e794c24a11ec267838e5f0bfDc00TA00&page=&whereString=ICYgIu mbquW_g-izpuWPpeinoyIg0&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HasImage)（2015.5.30 上網檢索）。

51 〈瓜祝倡和詩序〉：「其事在成化己亥、庚子之間，時予方抱憂，居新安山中，不與聞也。癸卯之夏予還京師。」見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28，頁 1252-494。

學者與？惜漢以來古相人之書多亡，而世獨知所謂麻衣者，吾固不能無憾焉。宋季傳《麻衣心易》，朱子以為出於南康簿戴師念，至著論以決其真贋。若此編者，又安得起朱子於九京而一訂其說哉？<sup>52</sup>

比起倪序，這篇序文更有內容。第一段介紹麻衣道者、以及其著作在當時的接受情況。第二段說明相術「據其所已然而得其所未然，使人慎修弼、審趨避而安義命」，是格物窮理之學，抬高相術的地位。第三段說明鮑栗之的學養及編書的緣起。而且書名即是《麻衣相法》，不是「重編」之類。又，本書是「以麻衣之書散出無統，集而刊之，凡他說之有涉於相人者，又取附之」，實是從「散出無統」初編而成，應為《麻衣相法》的第一個版本。

文中所提及「宋季傳《麻衣心易》」事，是說南宋之時，傳說《麻衣心易》是麻衣道者所作，只有朱子認為：「此書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文字，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於卯月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乃佛者之幻語。必近年術數未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此書。」<sup>53</sup> 朱子除了以功力深厚的文本考證能力，判斷此書應是這一兩百年間的文字之外，更從書中的內容，得出「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此書」的結論。雖然語帶貶抑，卻也真實地道出了許多民間術數書籍的特色。朱子出任南康太守時，「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求謁，即及《麻衣易》。因復扣之，宛然此老所作」，又親臨其家，「見他案上有冊子，問是甚文字，渠云：『是某有見抄錄。』因借歸看，內中言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相似，已自捉破。」後來戴主簿死了，朱子又「就渠家借所作易圖看，皆與《麻衣易》言語相應」，終於考察出本書作者並非傳說中的麻衣道者，而是戴師愈。<sup>54</sup>

程敏政引這一段故事，應該是在說明，「漢以來古相人之書多亡」，故當時的人們都只知道麻衣道者，認為很多相術的著作都是麻衣所作，《麻衣

52 見程敏政，〈麻衣相法序〉，《篁墩文集》，卷 23，頁 1252-403。又參後文所述，此處應為「朱子以為出於南康主簿戴師愈」。

53 見清·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10〈子部〉，頁 1813。

54 以上故事見宋·朱熹，《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67〈易三〉，頁 1680-1681。

相法》的諸篇文章也是如此，而它們也跟《麻衣心易》一樣，雖被認為作者是麻衣道者，其實多半是近世之人所作。可惜相術文章在坊間流傳，真實的作者是誰，已不可考矣。顯然程敏政基本不認為《麻衣相法》的諸篇文章是麻衣道者所作，只是文獻不足，無以徵之爾，唯有喟嘆：「又安得起朱子於九京而一訂其說哉？」

程敏政作為一個藏書家和刻書家，該覽群籍，因此能夠以一個藏書家的視野，說出「惜漢以來古相人之書多亡」如此概括性的論斷，這也許是他收集相書後之結論，應非妄語。

程敏政也是明朝重要的儒學家，編著《道一編》，在宋明儒學有承先啓後的地位。他以思想家的高度，將相術提升為「使人慎修弼、審趨避而安義命」的「窮理格物之學」，對於《麻衣相法》的推廣，實是一巨大的力量。

#### 四、各種版本之互涉與先後問題

《麻衣相法》版本衆多。目前通行於市的版本有四卷本、五卷本和六卷本，然而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分卷不同。大抵書之全名為：《新刊校正增釋合併麻衣先生人相編》，為「蘭谿斗南陸位崇校編，金陵錦池唐鯉耀繡梓」。我們姑且稱這個版本為「今本」。以北京故宮的藏本為代表，<sup>55</sup> 今本內容列如表一：

表一

序	麻衣相法全編序（倪岳序）
圖	十三部位總要圖、流年運氣部位圖、十二宮分之圖、五星六曜五嶽四瀆之圖、六府三才三停之圖、九州八卦干支之圖、四學堂八學堂之圖、五官之圖、男人面痣之圖、男人面痣之圖、論痕紋、論痕紋、玉枕之圖、女人面痣之圖、威猛之相、厚重之相、清秀之相、古怪之相、孤寒之相、薄弱之相、惡頑之相、俗濁之相
卷 1	十三部位總圖歌、流年運氣部位歌、運氣口訣、識限歌、十二宮、十二宮秘訣、五官總論、五嶽、四瀆、三至三柱、五星六曜、五星六曜決斷、六府三才三停、四學堂、八學堂、人面總論、五行形、五行色、五行象說、論形、論神、論形有餘、論神有形、論形不足、論神不足、論聲論氣
卷 2	相骨、相肉、相頭、相額、相面、相眉、相目、相鼻、相人中、相口、相唇、

55 明·陸位崇校編，《新刊校正增釋合併麻衣先生人相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424 冊）。

	相舌、論齒、相耳
卷3	論四肢、論手、論掌紋、論手背紋、手紋、論足、論足紋、達摩祖師相法秘訣、第一法相主神、第二法神主眼、第三法人身分十分、第四法人面分十分、第五法總訣第一、總訣第二、總訣第三、目光有三脫、神色有三疑、總訣第四、總訣第五、十二宮剋應訣
卷4	麻衣先生石室神異賦上
卷5	麻衣先生石室神異賦下、金鎖賦、銀匙歌、相形氣色賦（新增）

故宮本之封面，題名：《增釋麻衣相法全編》，序為「麻衣相法全編序」。而卷1頁首，書名卻變成《新刊校正增釋合併麻衣先生人相編》。

同一本書裡，序、封面跟內頁的標題皆不相同。從這三種書名，參照程敏政的序，可以排列出一個看似有軌轍可尋的書名演變：

麻衣相法→麻衣相法全編→增釋麻衣相法全編→新刊校正增釋合併麻衣先生人相編

合理的推測是，《麻衣相法》本名《麻衣相法》，後來增加了一些新的篇章，於是名為《麻衣相法全編》；接著增加註釋，稱為《增釋麻衣相法全編》；又後來，經過校對、合併其他書的內容，新刊重印，名為《新刊校正增釋合併麻衣先生人相編》。可惜此說缺乏文本來作比對，也只能聊備一說，無法證實。

既然是「新刊」、「校正」、「增釋」、「合併」，則必是在原著的基礎上，重新校正，增加註釋，重刻新版刊印。而此「新刊」、「校正」、「增釋」者，是誰？是倪岳？還是陸位崇？〈相形氣色賦〉標明「新增」，是何時新增？是倪岳新增？陸位崇擴增？還是後來的人新增？沒有鮑本為根據，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難以推斷的。而「合併」更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據書名是「合併麻衣先生人相編」，那到底是找許多新的內容併入《麻衣先生人相編》呢？還是將《麻衣先生》和《人相編》合併？或是兩者皆是？而這個《人相編》，是否就是《明史》所記載的「李廷湘《人相編》十二卷」？然則哪些部分的內容屬於《人相編》？由於《人相編》已經失傳，這些問題遂亦無可考。

然而，既然鮑本已經失傳，留下這麼複雜的版本問題，我們就必須根據留下的資料，去推測其版本的演化過程。

### （一）倪岳本

既然鮑栗之是初編者，程敏政又曾為之做序，為何他們的版本沒有留傳

下來，反而傳世本是倪岳所序呢？

倪岳（1444-1501），上元（南京）人。他略長程敏政兩歲，也在程敏政死後兩年過世。《明史》載：「岳，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歷侍讀學士，直講東宮。二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仍直經筵。弘治初，改左侍郎。岳好學，文章敏捷，博綜經世之務。尙書耿裕方正持大體，至禮文制度率待岳而決。六年，裕改吏部，岳遂代爲尙書。」<sup>56</sup> 兩人同朝爲官，同是翰林院出身，文學趣味也相同。<sup>57</sup> 程敏政爲倪岳之父寫過《倪文僖公誄》，<sup>58</sup> 可見兩人不但認識，而且深交。

所謂「奇文共欣賞」，程敏政與倪岳交情如此，志同道合，交流《麻衣相法》，自是可以想見之事。今本的序題「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學士經筵講官兼修」，若此序爲真，倪岳天順八年登進士，授庶吉士。他擔任「翰林院學士經筵講官兼修」時，約在成化某年至成化二十二年之間。<sup>59</sup> 前文考查出，程敏政的序約作於成化十七年至成化十八年間，且於成化十九年回京。與倪序寫作之時間竟有重疊。如果倪序是假造，則假造的時間未免也太剛好了。

筆者推測，陸本（也就是倪岳寫序的本子）之出有兩種可能：1. 鮑克寬人在揚州，鮑本可能在揚州或新安出版，而倪岳看了此書之後，也想推廣，於是就在南京出版（倪岳是南京人），掛上自己的序文刊印之。明代的南京是最重要的刻書中心，也是數一數二的書籍市，倪岳想趁地利之便在此出版，推廣本書，也是可以想像的。2. 弘治十二年，發生了震動朝野的科舉案，也就是大才子唐寅涉嫌考試洩題的案子。當時程敏政是主考官，嫌疑重大，以致於下獄。他出獄之後，憤恚不已，終於發癱而卒。<sup>60</sup> 人亡政息，其書就此

56 清·張廷玉編，《明史》，卷 183〈倪岳傳〉，頁 4864。

57 「成化十二年（1476）冬，侍讀倪岳、侍講程敏政、修撰陸武、編修陸簡等齋宿翰林，用歐陽修故事，相與鬪韻聯句。」見鄭禮矩，〈明代成化、弘治年間翰林院作家追隨宋代詩歌略論〉，《廣西社會科學》2008.4: 161。

58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60，頁 1253-364。

59 清·張廷玉編，《明史》，卷 183〈倪岳傳〉：「岳，天順八年進士。改庶起士，授編修。成化中，曆侍讀學士，直講東宮。二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仍直經筵。」頁 4864。

60 清·張廷玉編，《明史》，卷 286〈文苑傳〉：「十二年與李東陽主會試，舉人徐經、唐寅預作文，與試題合。給事中華昶劾敏政鬻題，時榜未發，詔敏政毋閱卷，其所錄者令東陽會同考官覆校。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東陽以聞，言者猶不已。敏政、昶、經、

失傳，也不無可能。雖然得到平反，然而終究是有了政治上的敏感。可能是倪岳唯恐好友重視的好書毀於一旦，於是特意安上己序而重刊之，以助其流傳。

從「翰林院學士經筵講官兼修」這條線索來看，似乎第一個推測的可能性大一些。而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鮑本乃是草創，後來的人增加了內容跟註解，比原先的要好，自然更容易流傳，於是鮑本就沒落了。再者，倪岳之為人，「狀貌魁岸，風采嚴峻，善斷大事。每盈廷聚議，決以片言，聞者悅服。同列中，最推遜馬文升，然論事未嘗苟同。前後陳請百餘事，軍國弊政剔抉無遺。疏出，人多傳錄之。」<sup>61</sup> 論人緣與影響力，比起「才高負文學，常俯視儕偶，頗爲人所疾」的程敏政，也許更有推廣的效果。

不過倪序並不存於倪岳的文集裡。有可能此序是真的，不知甚麼原因，沒有被收入倪岳的集子。也許倪岳雖寫過此序，卻不願意收入集裡，畢竟從倪序來看，他對於相術採取的立場是保留的。<sup>62</sup> 也有可能，此序是偽託的，倪岳並未寫過此序。在沒有確實的資料出現之前，還是暫時相信這篇序的作者是倪岳。而由於倪岳與程敏政親近，故倪岳本的內容，也應當最接近鮑本。

從倪序中的「麻衣相法全編」來看，倪岳的這個版本應該是增加了一些內容，但增加了甚麼內容、多少內容，則無從得知。

## (二) 萬曆十五年本與今本之先後問題

目前可找到最早的《新刻校正增釋合併麻衣先生人相編》，是國家圖書館

---

寅俱下獄，坐經嘗贊見敏政，寅嘗從敏政乞文，黜為吏，敏政勒致仕，而昶以言事不實調南太僕主簿。敏政出獄憤恚，發癰卒。」頁 7343-7344。

61 見清·張廷玉編，《明史》，卷 183〈倪岳傳〉，頁 4864。

62 倪序說：「人之吉凶壽夭、富貴貧賤，盡係於相者，非也。吉凶壽夭、富貴貧賤不係於相者，亦非也。相有定理，而相之者不能盡窮也。不能盡窮之，見而苟同如此者吉，如此者壽夭富貴貧賤也，豈能皆中哉！究之，相，外也，心，內也，所以聖賢言心不言相，若曰凶，人言其吉；吉，人言其凶，相焉足知之哉！」（《麻衣相法全編序》）他認為，相術雖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相術甚為浩瀚，學者不能盡窮也。何況相只是外在的表象，心才是內在的真宰，內心的道德畢竟比外在之相重要。因此學者學相術，不能僅僅追求相術的預測能力，更要學習聖賢重視的心性之學。可見他對於相術的態度，甚為保留。

的收藏，<sup>63</sup> 於明朝萬曆十五年（1587）出版（以下簡稱此本為「萬曆十五年本」）。內頁題「蘭谿斗南陸位崇校編，金陵唐錦池繡梓」。

唐錦池，字鯉耀，明代金陵唐氏書坊「文林閣」主人。文林閣是金陵唐氏書坊之一，其版畫刊刻著稱於時，唐氏書坊除刻醫書、術數、經書、文集、尺牘、類書外，尤喜刻戲曲題材的版畫。刊刻的術數類書則有《羅經秘竅》十卷、《選擇日用奇門一得》以及《淵海子平》等。其較早的刻本有刊於萬曆十六年的《新刊漢諸葛武侯秘演禽書》，最晚的則是《淵海子平》，刊於崇禎七年。<sup>64</sup> 可見唐鯉耀活躍的年代，應在萬曆年間至崇禎初年。

蘭谿是縣名，位處浙江金華府，斗南應是陸氏之字，陸位崇則查無其人。但明朝嘉靖萬曆年間，卻有一位名叫「陸位」，字「斗南」的術數家。陸位，字斗南，浙江蘭谿人。生卒不詳，輯著有《星學綱目正傳》二十卷（今佚）、《文武星案》六卷首一卷、《張果星宗命格大全》十卷等，<sup>65</sup> 都是術數類的書籍。

諸書皆無著錄出版年分，唯知《文武星案》出版於萬曆丙辰年（1616），<sup>66</sup> 四年後（1620）再增添內容出版。陸位自云從弱冠開始，花費數十年，收集了由明代弘治至泰昌<sup>67</sup> 六朝的皇帝到王后及各等官員，以至駙馬、太監、錦衣衛等的星案。<sup>68</sup> 弱冠即 20 歲，「數十年」，假設至少是 30 年，則陸位 20 歲時是 1616-30=1586 年（萬曆十四年）。那麼他在萬曆十五年時，至少也 21 歲了，校編《新刻校正增釋合併麻衣先生人相編》，便屬合理。

63 「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網站，[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cgi/hypage.cgi?HYPAGE=view\\_1.htm&bkno=06591&title](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cgi/hypage.cgi?HYPAGE=view_1.htm&bkno=06591&title)（2015.8.15 上網檢索）。

64 「今唐君錦池禮請精通此理者，以二書並之，增之口訣，正其訛僞。噫，非懸壺化杖者，孰能更易。梓行於世，俾後學習之，不失古人之遺範矣。書成，唐子示余，余以此為引。崇禎七年孟冬吉日重梓。」見〈淵海子平·引〉，星相研究社，《評註淵海子平》（上海：春明書店，1948）。

65 「陸位《星學綱目正傳》二十卷、又《星學大成》十八卷、又《張果星宗命格》十卷、又《文武星案》六卷。」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 13，頁 355。

66 序後題「丙辰歲逸客斗南陸位，題於金陵文德橋之河房。」見明·陸位，《文武星案》（香港：心一堂出版社，2003），頁 7。

67 泰昌的年號自 1620 年 8 月 28 日到 1620 年 9 月 26 日。

68 「吾自弱冠，潛心斯術，數十年餘廣詢博採。」見明·陸位，《文武星案》，頁 2。

萬曆十五年本（即國圖本）與今本（即故宮本）差異極大，分爲十卷，各卷的內容亦大異，茲列如表二：<sup>69</sup>

表二

圖	十三部位總要圖、流年運氣部位圖、十二宮分之圖、五星六曜五岳四瀆之圖、六府三才三停之圖、九州八卦干支之圖、四學堂八學堂之圖、五官之圖、男人面痣之圖、男人面痣之圖、論痕紋、論痕紋、玉枕之圖、女人面痣之圖、威猛之相、厚重之相、清秀之相、古怪之相、孤寒之相、薄弱之相、惡頑之相、俗濁之相
卷 1	十三部位總圖歌、流年運氣部位歌、運氣口訣、識限歌、十二宮、十二宮秘訣、五官總論、五嶽、四瀆、三主三柱、五星六曜、五星六曜決斷、六府三才三停、四學堂、八學堂、人面總論、五行形、五行色、五行象說、論形、論神、論形有餘、論神有餘、論形不足、論神不足、論聲、論氣、相骨、相肉、相頭並髮、相額、相面、相眉、相目、相鼻
卷 2	相人中、相口、論唇、論舌、論齒、相耳、論項、論背、論胸、論乳、論腰、論腹、相心、相臍、相下部、相身三停、相五露、相五長、相五短、相五合、相六大、相六小極、相六小貴、相五短歌、隱人歌、學堂詩、五行相應歌、五行所主、五臟所出、五行相生歌、五行相剋歌、五行比和相應、五短、五小、論六惡、論六賤、論八大、論八小、辯美惡二十種、論面上十大空亡、孤神格例、寡宿格例、劫殺格例、亡神格例、論髮、相毛、相鬚鬚、論斑點、論黑子、論枕骨、論額紋、相骨節、相面部骨法、相手掌法、部位宮分（圖）、掌圖八卦（圖）、手訣（圖）、玉掌記（出鬼谷先生）、相掌善惡、合相格、破相格、相所屬、相指掌、相骨肉、相骨、相肉色、相三主、相三才、相三奇、相根基、相財祿、相心性、相志膽氣、相氣色、相色、相憂喜、相死生
卷 3	論四肢、論手、相行、相坐、相臥、論食、相德、郭林宗觀人有九德、相善、相惡、相疾病、相容貴賤、論精神、論男子貴、論男子賤、論男子凶、妍媸歌、有相人歌、窮相歌、歌勇智、歌孤貧、歌女人、歌妬忌、歌凶暴、歌刑害、歌無子、歌惡死、官貴口訣、壽相格、窮蹇口訣、通達口訣、清閑安樂、貪饕、勞碌格、穩厚格、奸詐、寬大、陰德、聰明俊爽、愚頑慵懶、剛強狼癖、惡死卒亡、溺水卒格、火災格、伎巧、刑剋、剋父母、刑剋妻妾、妻美、剋子息、富格例、中富格例、富貴口訣、貴格例、大貴格例、小貴格例、壽年口訣、成敗不足格、成、進、退、動、散、福德、相分七字法、論形俗、大畧第一、貴相之圖、貴門第二、相富門第三、富相之圖、五言句、相壽門

69 整理、摘錄自國家圖書館收藏之《新刻校正增釋合併麻衣先生人相編》（明萬曆丁亥（十五年，1587）金陵唐氏益軒刊本）。

	第四、壽相之圖
卷 4	夭相之圖、天門第五、貧賤之圖、貧賤第六、孤苦之相、名標門第八、蹇難門第九、忠信孝慈門第十、愚僻凶暴門第十一、紋理門第十二、骨節門第十三、黑子門第十四、識形門第十五、人像禽獸形、又論、禽獸形、禽獸詩、禽獸總目、禽獸目詩
卷 5	神異賦、金鎖賦、銀匙歌
卷 6	婦人相、麻衣道者秋潭月論女人相、鬼谷先生相婦人歌、秋潭月說婦人歌、玉管訣、靈臺秘訣、女人九惡相、又云、女人九善相、女人凶相歌、婦人十賤歌、陳希夷洞玄經、女人論、女人歌、女德論、淫相、產育、妨夫、夫婦相剋論、論婦女貴賤、女貧孤薄、貧相、氣神昏暗論、相嬰兒、相嬰兒貴賤、人倫大統賦
卷 7	人象賦(四明袁忠徹著)、通玄賦(吳心鑑作)、人倫淵奧賦、驚神賦、何知歌、貴賤相法(宋鮑伯圭述)、人倫賦鑑、神氣章、體論章、鬼眼先生千字文斷云、陳希夷風鑑歌、唐舉先生切相歌、麻衣雜論、司馬捷徑、太乙真人書、胡僧相訣、通仙錄、燭膽經、袁先生雜論、岩電道人神眼經、識人賦
卷 8	五官釋義、定九州氣色吉凶、論氣色、四時氣色總判、論五色吉凶應時生死、又論四時氣色、辯色歌、面部氣色詩、辯氣色、九仙會源氣色歌、秋潭先生氣色歌、通神鬼眼萬金氣色篇、詩訣、四時定位、四季氣色、五色所屬、六氣、論色、氣令色草、論氣、察色歌、月屬氣色、論青、論紫、論黃、論白、論黑、黃氣歌、赤氣歌、青氣歌、白氣歌、黑氣歌、氣色論、氣色相福歌、四明柳莊、袁忠徹著、五言詩訣、七言詩訣、九靈歌、歌凶氣、官員氣色歌、凡庶色歌、希夷子訣云、氣色生死脈候
卷 9	面圖脈色應候訣、詩訣、脈色應候之圖、詩訣、脈色應候之圖、詩訣、脈色應候之圖、詩訣、五行定月分氣色、面圖氣色出沒吉凶並歌、青色出沒之圖、青色出沒(圖)、青色、青色出沒、青色吉凶歌、白色出沒(圖)、白色出沒、白色吉凶歌、黑色出沒(圖)、黑色出沒、黑色吉凶歌、黃色出沒面圖(圖)、黃色出沒、黃色吉凶歌、紫色面圖、紫色吉凶歌、赤色面圖、赤色出沒、赤色吉凶歌、黃色面圖、五色定災祥、氣色骨肉生死訣、神氣雜論、神氣之子、氣神之母、肉虛無氣、肉實有氣、色神之父、二十四氣剋應並形氣圖、氣色應候、論應剋及生死候、訣病生死、五星六曜定官品、木星、金星、月孛、草火將灰、凝脂塗面、晚烟和霧、觀氣色、憂色歌、喜色歌、死色歌、哭色歌
卷 10	古今識鑑第一(四明袁忠徹編輯)

與今本比較，相異處有：

1. 萬曆十五年本篇幅多了不止一倍。

2. 萬曆十五年本的卷 1 和卷 2 部分的內容（相人中、相口、論唇、論舌、論齒、相耳），跟今本大抵重疊。今本卷 3 以下的內容（論四肢、論手、論掌紋、論手背紋、手紋、論足、論足紋），萬曆十五年本將之分散在數卷，另增數十篇文章以附之。
3. 萬曆十五年本無〈相形氣色賦〉、〈達摩祖師相法秘訣〉。

這個版本帶來了一些疑問：到底是萬曆十五年本比較接近鮑本的規模呢？還是今本？究竟今本（四卷本）是十卷本的節錄？還是十卷本是今本的擴編？

筆者認為，今本應比較接近鮑本，而萬曆十五年本，則為鮑本的擴增。理由如後：1. 如前所言，程敏政說《麻衣相法》的內容之主體為：(1)「麻衣之書」，(2)「他說之有涉於相人者，又取附之」。萬曆十五年本的「麻衣之書」僅佔六篇，分別為：〈麻衣金鎖賦〉、〈銀匙歌〉、〈麻衣相心〉、〈麻衣雜論〉、〈麻衣秋潭月論女人〉、〈神異賦〉，篇目既少，又不擺在重要的地位（散見於卷 5-7）。若說其他一百七十餘篇文章為「附之」，似乎過於勉強。2. 其次在本書中，袁忠徹的著作占有更重要的分量，除了〈人象賦〉、〈袁先生雜論〉（上、中、下篇）、〈氣色相福歌〉等大幅篇章之外，〈古今識鑑〉更佔了一卷之多。相比之下，「麻衣之書」大見遜色。可見本書之編，並非以「麻衣之書」為主體所編。看起來更像是個大雜燴，只是以「麻衣」為名。3. 萬曆十五年本畢竟是孤本。除了國家圖書館收藏之外，沒有任何一本《麻衣相法》與之相同。而市面上的《麻衣相法》，都是今本的結構。

《麻衣相法》出版之後，大行於市，於是各家書坊爭相刻印，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版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萬曆四十五年（1617）本，名為《新鐫柳莊麻衣相法》，為書林余雲波刻本，是四卷本；書林劉龍田<sup>70</sup>的《新鐫圖像麻衣相法》，也是四卷本；另有未註明出版者與編者的《新刊圖像麻衣相法》，是二卷本。因此，萬曆十五年本只是其中一個改編本，只是改變的幅度比較

70 「劉龍田名大易……嘉靖庚申（三十九年，1560年）十月十九日生，天啟乙丑（五年，1625年）六月十七日卒。……劉龍田刻書以子部為主，其中醫書較多。」出版的書以「喬山堂劉龍田」為名發行者，自萬曆二十八年起至萬曆三十八年。見謝水順、李琹，《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頁 276-277。《新鐫圖像麻衣相法》，應在萬曆年間刊印。

大。其他改編本，篇幅都是四卷以下。在多種版本的競爭之下，萬曆十五年本增添更多精彩的篇章，以求脫穎而出，是可以想見的。

既然內容差異如此之大，為何不乾脆換一個書名出版？筆者推測，當時「麻衣」的名頭實在響亮，編者可能爲了銷售，必須取一個讀者熟悉的名字。而原本的《麻衣相法》，理論架構分明而優良，於是就藉此爲基礎，更增內容，一來爲成書方便，二來內容更爲豐富，更有賣點。

雖然萬曆十五年本出現的同時，也有其他的版本正在行市，但萬曆十五年本在當時應該也是流傳很廣、或深受讀者喜愛的版本。因此，它又有了新的發展。

### (三)《神相全編》與《麻衣相法》之關係

現今流傳的《神相全編》，與萬曆十五年本非常相似，其目錄列如表三：<sup>71</sup>

表三

卷 1	相說、十觀、五法、切相歌、論形俗、論氣色、純陽相法入門第一、鬼谷子相辨微芒第二、林宗相五德配五行第三、唐舉相神氣第四、許負相德器第五、十三部位總要之圖、十三部位總歌、流年運氣之圖、流年運氣部位歌、運氣口訣、識限歌、十二宮五官之圖、十二宮訣、十二宮總訣、相容貴賤、人身通論、四學堂八學堂之圖、四學堂論、八學堂論、學堂詩、面三停、論形有餘、論神有餘、論形不足、論神不足、論骨肉、相骨、相肉
卷 2	五官總論、五官說、許負論男女五官、五嶽、四瀆、五星六曜五嶽四瀆之圖、五星六曜說、五星六曜訣斷詩、六府三才三停之圖、六府論、三才三停論、相三主、論三柱、相三停、五行形相
卷 3	人面總論、論面、相面、相頭、論髮、論眉、相眉、相目論、達摩相眼、相印堂、相山根、相鼻、人中論、相人中篇、相耳、許負相耳篇、相口、許負相口篇、論脣、許負相脣篇、論齒、許負相齒篇、論舌、許負相舌篇、論髭鬚、相魚尾、論頸項
卷 4	論背、相背、論腰、相腰、論腹、相腹、論胸乳、相胸乳、麻衣相心、相臍、相下部、相行論、相行篇、相坐、論臥、相臥、論食、相德、相善、相惡、相名標、相寒難、相忠信慈孝、相愚僻凶暴、相形帶殺、相疾病、觀人八相法、相富、相貴、相貧賤、相孤苦、相壽、相夭、相分七字法、五行歌、五行所生、五臟所出、五行相應、五行相生歌、五行

71 宋·陳搏撰，明·袁忠徹訂正，《神相全編》（臺南：文國書局，2009），頁 1-11。

	相剋歌、五行比和相應、相五長、相五短、相五合、相五露、相五小、相六大、相六小極、相六惡、相六賤、相六小貴、相貴中賤、相八大、相八小、辨美惡二十種、形神、精神、相十天羅、相十一天羅、神氣章、體論章、器氣章
卷 5	神異賦、巖電道人神眼經、呂純陽相賦
卷 6	麻衣金鎖賦、銀匙歌、張行簡人倫大統賦上、人倫大統賦下、陳希夷風鑑歌、袁柳莊識人賦、太乙真人書、姚括蒼玉管訣、鬼眼先生相法、唐舉元談神妙訣、西嶽先生相法
卷 7	袁柳莊人象賦、吳心鑑通玄賦、管輅人倫淵奧賦、驚神賦、燭膽經、胡僧相訣、羅真人相賦、楊氏論神氣、達摩動靜論、柳莊雜論上篇、中篇、下篇、麻衣雜論、貴賤相法、心鏡歌、得意歌、窮相歌、妍媸歌、何知歌、何知訣、勇智歌、孤貴歌、凶暴歌、刑害歌、無子歌、惡死歌、正形歌、正色歌、正聲歌、體骨歌
卷 8	論手、相手、許負相手篇、論掌紋、論手背紋、玉掌記、相掌善惡、合相格、破相格、根基所屬、相指掌、相骨肉、相骨、相肉色、相三主、相三才、相三奇、相根基、相財祿、相心性、相志膽氣、相氣色、相憂喜、相死生、論爪、論足、相足、許負相足篇、足圖、論足、論四肢、相毛
卷 9	達摩婦人相、秋潭月論女人、鬼谷子相婦人歌、秋潭月說婦人歌、女玉管訣、靈臺秘訣、陳希夷洞元經、女人凶相歌、女人論、女人歌、女德論、論婦女貴賤格、女人九善相、女人九惡相、婦人十賤歌、妨夫論、夫婦相剋論、女貧孤薄、產育、氣神昏暗論、妒氣歌、管輅相嬰兒、相嬰兒貴賤、人像禽獸形斷、總禽獸詩、人像禽名類、像禽目類、禽目詩斷、像獸目類、獸目詩斷
卷 10	額部相、論痕紋圖、面紋圖、額紋部相、論額、面上紋理、枕骨部相、玉枕圖、枕骨圖式、相骨節、相面部骨格、論頭面黑子、面痣吉凶圖、男子面痣圖、女人面痣圖、論黑子、相黑子、論斑點、五色、九州八卦干支圖、定九州氣色吉凶、論四時氣色、論五色吉凶應時生死、又論四時氣色、辨色歌、面部氣色詩、辨氣色、辨四季色、辨口色、辨眼色、辨眉色、辨耳色、辨面色、辨四時詩、五色所屬、九仙會源氣色歌、秋潭氣色歌、六氣
卷 11	通神鬼眼萬金氣色篇、山根黑色、山根青色、準上紅黃紫色、準上紅黃、準頭青紫、論色類、氣令色章、氣色歌、察色歌、青色類、赤色類、白色類、黃色類、紫色類、黑色類、月屬氣色、四季氣色詩、論青色、論紫色、論黃色、論白色、論黑色、黃氣歌、赤氣歌、青氣歌、白氣歌、黑氣歌、氣色論、斷四季論、氣色相福歌、五言詩訣、七言訣、九靈歌、歌喜氣、歌凶氣、官員氣色歌、士庶氣色歌、五色詩、希夷子氣色論、

	氣色生死脈候、日辰看氣色、脈色應候訣、定月分氣色、面部氣色出沒吉凶歌、青色出沒、青色吉凶歌、白色吉凶相、白色出沒、白色吉凶歌、黑色吉凶相、黑色出沒、黑色吉凶歌
卷 12	黃色吉凶相、黃色出沒、黃色吉凶歌、紫色吉凶相、紫色出沒、紫色吉凶歌、赤色吉凶相、赤色出沒、赤色吉凶歌、紅色吉凶相、五色定災祥、氣色骨肉生死訣、神氣雜論、神氣之子、氣神之母、肉虛無氣、骨實有氣、色神之父、二十四氣剋應氣形、氣色應候、論剋應吉凶、訣病生死、氣色占應訣、五星六曜定官品、四季吉凶氣色、口部、休廢

相較於萬曆十五年本，《神相全編》在卷首多了〈相說〉、〈十觀〉、〈五法〉、〈切相歌〉、〈論氣色〉、〈純陽相法入門第一〉、〈鬼谷子相辨微芒第二〉、〈林宗相五德配五行第三〉、〈唐舉相神氣第四〉、〈許負相德器第五〉諸篇，而萬曆十五年本則比《神相全編》多了〈古今識鑑〉。其他篇章，雖次序與編排不同，然內容與萬曆十五年本大致重疊。萬曆十五年本與《神相全編》的內容如此相似，恐怕就是《神相全編》發展過程中的其中一個前身。

《神相全編》編於何時呢？已不可考。臺北的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明末葉坊刊本」，是目前可見最早的版本，正文卷端題「宋希夷陳搏秘傳，明柳庄袁忠徹訂正」，其序是倪岳序：「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學士經筵講官兼脩國史錢塘倪岳」，而此序，卻是今本《麻衣相法》的序，或可佐證《神相全編》與《麻衣相法》確實有密切的關係。這個版本的內容、篇目與編排，和今本《神相全編》大致重疊，既然是明末所編，那它的成書，應在明末或更早之前。

萬曆十五年本，很可能就是《神相全編》完型過程中的一個樣式，甚或是雛型。《麻衣相法》有的版本亦名為《麻衣神相》，<sup>72</sup> 故宮本的封面，名為「麻衣相法全編」，書名輾轉混用、縮寫，終於成為「神相全編」，亦屬合理之推想。

至此我們再來回顧本論文篇首提及的《金瓶梅》：

神仙相道：「夫相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往。吾觀官人：頭圓項短，定為享福之人；體健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高聳，

72 如李昱德評註的本子就叫作《繪圖麻衣神相全編》（臺北：捷幼出版社，2002）；而泰華堂 1981 年出版的本子，也叫《古本麻衣神相全編》，但內容並非《神相全編》，而是今本《麻衣相法》。

一生衣祿無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此幾樁兒好處。還有幾樁不足之處，貧道不敢說。」……「你行如擺柳，必主傷妻；若無刑克，必損其身。妻宮克過方好。」

將其中文句與今本《麻衣相法》、《神相全編》和萬曆十五年本對照：

1.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往」一句，萬曆十五年本無此句，而《神相全編》提及此句凡二處，分在〈十觀〉和〈純陽相法入門第一〉二文。<sup>73</sup> 今本《麻衣相法》亦無此句，只有《麻衣相法》〈達摩祖師相訣〉：「若心取相，即是相。無心相隨，心滅耳。」彷彿類似。
2. 「天庭高聳，一生衣祿無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萬曆十五年本和《神相全編》的〈驚神賦〉：「天庭高聳，少年富貴可期。地閣豐肥，晚景風光獨占。」亦彷彿類似。
3. 「身體貴乎厚重，若行如風擺柳葉者，不貧則夭也。」卻是出自〈石室神異賦〉，這篇文章三本都有。

由以上可知，這一段對話裡的「麻衣相法」，只有《神相全編》俱全。故此處所謂「善曉麻衣相法」，其實是《神相全編》。

《金瓶梅》的成書年代，「大約是在萬曆十年到三十年這二十年（1582-1602）中。退一步說，最早也不能過隆慶二年，最晚也不能後於萬曆三十四年（1568-1606）」。<sup>74</sup> 可以推知，萬曆十五年本很可能在《金瓶梅》撰寫之時，就已發展為《神相全編》了，因此《金瓶梅》才會出現萬曆十五年本沒有、而《神相全編》卻有的內容。

據上，我們可以拼湊出一個麻衣文本可能的發展路徑：鮑本是原型，倪岳本增編，此書大行於市，演變出各種版本，相互競爭，於是出現了最為豐富龐雜的萬曆十五年本，深受歡迎。這個版本後來經過改良，更名為「神相全編」，然仍被視為「麻衣相法」。可見「麻衣相法」發展到最後，已經不僅僅是一本書的名字，而是一套相術體系的統稱了。

73 《神相全編》〈十觀〉：「書云，『未觀相貌先看心田，有相無心相從心滅，有心無相相從心生。』」《神相全編》〈純陽相法入門第一〉：「相逐心生相術真。心能生相，原生理也。陳圖南云，『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逐心滅。』」分見《神相全編》，頁6、12。

74 魏子雲，《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83），頁186。

## 五、結 語

由以上的考查，可知《麻衣相法》的初編者，姓鮑，名克寬，字栗之。約成書於成化十七至十八年（1481-1482）間，出版地點很可能在徽州的新安。宋代並無此書。一般傳聞《麻衣相法》成書於宋朝，是未經考察的論斷。《明史》記載《麻衣相法》的編者鮑栗之，即為首位將民間散亂的「麻衣之書」作初步編輯，並將之整理出書的人。

考查出此書之出版年代和編者，可以讓我們解決關於此書的種種疑竇，比如：為何後人如此崇拜《麻衣相法》？為何其地位如此崇高？除了因為「麻衣道者」從宋代以來一直被神聖化所造成的崇拜效果之外，也是因為《麻衣相法》編纂的年代最早，而且是在中古相書散佚之後出版。當時相書的發行與流傳散雜，而《麻衣相法》以「麻衣」為名，其編書具嚴謹有系統的體系，又正逢印刷術發達、思想自由的明代，故能獨占鰲頭，成為當時相書之首。

書市之發達，對於學術之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宋代以前的相書雖然數量龐大，卻幾乎全部失傳，這對於做相術史研究的學者而言，一直都是非常困擾的事。宋代之後印刷術日益進步，書市發達，甚利於相書之傳布；元代印書規定嚴格，阻礙了相書的流傳和發展；明代印書規定開放，各類書籍大行於市，《麻衣相法》才能因此誕生，並廣為流傳。而知識分子為術數之學編纂、出版、介紹，又使得此學漸次受到知識階層的重視，不再零散流傳。

考查出鮑本《麻衣相法》的年代，也連帶澄清了鮑本、萬曆十五年本與《神相全編》的關係。萬曆十五年本乃是鮑本的擴增，而《神相全編》又是萬曆十五年本的改編。既然《神相全編》是萬曆十五年本的改編，那麼《神相全編》也應屬於麻衣體系。如果《神相全編》是這樣匯流而成的，那「宋希夷陳搏秘傳，明柳庄袁忠徹訂正」的說法，也就不可靠了，因為袁忠徹乃是明成祖時代之人，當時尚無《麻衣相法》，遑論《神相全編》？

相術是術數之學極重要的一門。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考證出相術的出版年代和編者，得出《麻衣相法》在相術史上的定位，對於術數之學的發展史，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一般多認為《麻衣相法》出於宋代，卻無法解釋，何以宋、元代之文獻，對此書毫無記載，而明代以後卻有大量資料出現此書之名，原因就在於它是成編於明代。

由於《麻衣相法》編在印刷發達、思想自由的明代，才不至於像前代相書一樣，大量湮沒，而是成爲相書的宗主，爲衆書所擴增、仿效，遂成爲最有名、最有代表性的相書。術數書籍往往託名而發行，使得作者和編者之名因而湮沒，既不能觀其書而知其人，也因爲往往僞託古人，導致年代考證上的困難，而無法勾勒出此術或此類書籍之發展史。考證出此書的編纂年代，關於明朝以後的相學研究，遂有了可靠的中心點，這對於相書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
-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 宋·陳搏撰，明·袁忠徹訂正，《神相全編》，臺南：文國書局，2009。
- 宋·朱熹，《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宋·文瑩，《湘山野錄》，《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
- 宋·麻衣，《古本麻衣神相全編》，臺北：泰華堂，1981。
- 宋·釋志磐，《佛祖統記》，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晁瑛，《晁氏寶文堂書目》，《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明代卷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明·祁承燦，《澹生堂藏書目》，收入林夕主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9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明·宋濂等，《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
- 明·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明·笑笑生，《繡像金瓶梅詞話》，臺北：雪山圖書公司，1993。
- 明·陸位，《文武星案》，香港：心一堂出版社，2012。
- 明·陸位崇編，《新刊校正增釋合併麻衣先生人相編》，臺北：國家圖書館收藏，明萬

曆丁亥（1587）金陵唐氏益軒刊本。

明·陸位崇校編，《新刊校正增釋合併麻衣先生人相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424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明·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叢書集成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清·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入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清·張廷玉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清·紀昀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蔡澄，《雞窗叢話》，《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86。

劉俊文總纂，「中國基本古籍庫 V7.0」，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

## 二、近人論著

朱保炯、謝沛霖編 1989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恆法、解英華編 2011 《濟寧歷代墓誌銘》，濟南：齊魯書社。

李昱德 2002 《繪圖麻衣神相全編》，臺北：捷幼出版社。

星相研究社 1948 《評註淵海子平》，上海：春明書店。

「國家圖書館古籍影像檢索資料庫」網站，[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0691dd3b7e794c24a11ec267838e5f0bfDc0OTA00&page=&whereString=ICYglumbquW\\_g-izpuWPpeinoyIg0&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HasImage](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0691dd3b7e794c24a11ec267838e5f0bfDc0OTA00&page=&whereString=ICYglumbquW_g-izpuWPpeinoyIg0&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HasImage)（2015.5.30 上網檢索）

「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網站，[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cgi/hypage.cgi?HYPAGE=view\\_1.htm&bkno=06591&title](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cgi/hypage.cgi?HYPAGE=view_1.htm&bkno=06591&title)（2015.8.15 上網檢索）。

張 健 2003 〈論明代徽州文獻學家程敏政〉，《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1.5(2003.9): 514-518。

陳興仁 2004 《神秘的相術——中國古代體相法研究與批判》，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萬國鼎編，萬斯年、陳夢家補訂 1978 《中國歷史紀年表》，北京：中華書局。

鄒文耀 1971 《麻衣相法考證》，高雄：大亞出版社。

趙 前 2008 《明代版刻圖典》，臺北：文物出版社。

鄭禮矩 2008 〈明代成化、弘治年間翰林院作家追隨宋代詩歌略論〉，《廣西社會科學》2008.4: 159-163。

鮑氏文網 <http://z.2003y.net/131417/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1573>（2016.11.30 上網檢索）。

謝水順、李珽 1997 《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謝路軍、董沛文 2008 《中國古代相術》，臺北：九州出版社。

韓泉欣 1995 《孟郊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魏子雲 1983 《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臺北：時報文化公司。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ditions of *Mayi Xiangfa*

Leong Wei Hean\*

### Abstract

*Mayi xiangfa* (麻衣相法 *Mayi's Physiognomy*) is the most well-known and highly regarded ancient Chinese work of its kind. Yet the period of its compilation and the identity of its compiler have remained an unsolved riddle for the past few centuries. Beginning with a clue hidden in the “Yiwen zhi” (藝文志 *Records of Literature*) section of the *Mingshi* (明史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I have searched various anthologies, catalogues, epitaphs and biographies for further material. Threading together this scattered information, I have been able to deduce when the first edition of *Mayi xiangfa* was completed, ascertain the real name of its compiler, Bao Lizhi 鮑栗之, and sketch an outline of his life.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se facts not only restores the authorship of thi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physiognomy to Bao Lizhi,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crucial position of *Mayi xiangfa* as a link in the sequence of physiognomic works. These new discoveries provide a more reliable basi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later works of physiognomic theory or history, and for rational answers to several long-standing questions. These include why has so much attention been given to *Mayi xiangfa*; what is the sequence of the different editions, and what relationships exist between them; and what is the origin of the *Shenxiang quanbian* (神相全編 *Complete Compilation on the Wondrous Art of Physiognomy*).

**Keywords:** *Mayi xiangfa* 麻衣相法, physiognomic theory, physiognomic works, Bao Lizhi 鮑栗之, *Shenxiang quanbian* 神相全編

---

\* Leong Wei Hean is an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